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

在北极底下

主编：梁金豹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科幻篇

在北极底下

主编：梁金豹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梁金豹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3

ISBN 7-104-01935-9

I. 世... II. 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世界—近代②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979 号

世界科普经典集萃

梁金豹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印务公司 印刷

45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337.5 印张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104-01935-9/I·777

全套定价:675.00 元(三十六册)

目 录

MULLU

在北极底下	(美)纳·沙克纳/吕世国	1
相会水星	(美)尤·里金/路向明	22
宇宙漂流记	(日)小松左京/张东平	46
奇父异子	(日)小松左京/石大庆	102
太古巨人在哪里	(日)小松左京/高兵	122
宇宙旅行者	(日)谷甲州/华人	143
弗兰肯斯坦	(英)威尔斯/周持正	169



在北极底下

(美) 纳·沙克纳/吕世国

一 地 磁 暴

清澄的夜，没有月光，闪闪的星群象浓霜般地冰结在黑沉沉的天幕上。哈葛德撑定了分开的两腿，顺着渔船“安尼斯昆”号的颠簸起伏，向海口驶去。在厚厚的眼镜背后，他的失神的眼睛，在向黑暗中注视着。时时抿起嘴唇，从驾驶室开着的窗口，向发出磷光的海面上吐口痰。

一曲口琴声从舱中飘来，冲破了单调的引擎噪音，接着传来的是船友们一阵哄堂的欢笑。哈葛德觉得高兴起来，从罗盘箱的微弱的灯光中，看见他干瘪的脸上，微微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日间捕鱼的成绩，着实不差，船友们一个个都兴高彩烈。海水也平静，没有什么巨浪。由于习惯，他探头到窗口去，仰看着北极星，想把它和罗盘核对一下。

他茫然转移他的目光到罗针片上，忽地吃惊起来，险些儿把衔着的烟斗掉到地板上。他怀疑地望着那罗针片，又把烟斗的柄死劲地一咬，那烟斗就啪地断了。

“奇怪！”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北极星发了疯，还是我在做梦？”

他默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又向天空呆呆地望着。北极星离右舷船首不到半点，又皎洁，又明亮。他再去望望那罗针片，结果还是失望。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疑心眼镜上也许溅着水花，把视线弯曲了。可是当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却证明他的推测是错误的。

他第三次望望北极星，又回头来看看罗针片。他的脸色渐渐沉下去，终于喉间发出一声怪叫，探头向门口惊呼：

“哀列克！拿孙！快些来！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口琴的声音立刻停止了。甲板上响起一阵混杂的脚步声。哈葛德站在罗盘箱边，一手指点着罗针片：

“现在它指着北东。”他大声说。“而北极星却在我们的右舷船首。我们怎么会向东北行，同时又向西北行呢？”

船友们围在他的四周，都显出惊讶的样子。其中有一个把罗盘箱摇了一下，却见那罗针片慢慢地离开所指的一点，更向东首转去。他们紧张在注视着，希望它停止了再转回到原来的方位，但是出乎意外，那罗针片竟并不回头。一直转了过去，绕上大半个圈子。

大家看到了这种现象。都惊诧起来。照理推想，这样的乱子是不应该有的，附近又没有巨大的铁器，足以阻碍地磁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这推想全不可靠，因为那罗针片还是在无目的地继续乱转，好像已不再受磁力的作用的样子。哈葛德失望地搔着头皮说：

“不知是我们发狂呢，还是罗针盘着了魔？更或是北极星在象萤火虫一般地飞？”

就在这同时，凡是在北半球的人，都惊奇地发现罗针盘失了常态。各大邮船上的船长忙着发电到各处去询问方位，他们已不相信他们用惯了的罗盘，因为他们的磁力罗盘和回旋罗盘所指示的方位并不一致。天文学家发现他们一向准确的固定罗盘和由望远镜所测得的方位，相差自数度到一百八十度之多。他们向其他的观象台发出无线电报，征询有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

航空机械师发现他们在五分钟前，正以五百英里的时速，向目的地的反方向飞去。他们向罗盘注视着，却见它在无目的地乱荡，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北，时而南。

以太中发生了很大的纷扰，离奇的无线电报，从各方面播送出

来：从迷途的船舶，从盘旋在天空而不敢降落的飞机。灯塔中的守夜者疑心他们的大石塔正在海滩上旋转，也发电去报告海军观象台。海军观象台里的人同样莫名其妙，虽然借许多专家的努力，还是猜不破这个哑谜，结果他们只有束手坐待，静候着那个谜底的揭晓。

在三个小时以后，北半球这半个世界中的罗盘针，渐渐恢复了常态，而守住了几千年来的老位置——正北。北极星又和那忠诚信实的钢针，也就是航海罗盘中的罗盘针保持着同一的步调。几小时前的那种极度紧张纷扰的状态，倏地过去了。

全世界知道这个奇怪现象的，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方法来阻止这大乱子的发生，而且当时他自己也在生死的关头。

二 迷 路

这个人的名字叫凯恩。他是在威尔士王子地（Prince of Wales Land）和同伴失散而迷了路的。

据当时报纸的谣传，说北极地方居住着一种奇特的人种。司密孙研究院为了明了事实的真实起见，特地组织了一支北极远征队，去从事实地的调查。年轻的人类学家凯恩，就是这支远征队的队长。

凯恩自从和他的同伴分散了以后，一连找寻了三天，还是不见一些踪影，心里就不觉着急起来。他已经没有食物，没有淡水，个人的生命，只有凭命运去摆布了。

他孤独地只管向前走去。他的脚趾冻僵了，他的手指麻木了。他已记不得时间，一眼望去只有白色的雪，除了雪，什么也看不见。各种感觉融合成一种空虚和失望，但是人类的希望之火是不可压灭的；它催迫着凯恩继续挣扎，用他最后的一分力量来与环境相搏斗。

在这最后关头，凯恩突然立定了，他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他

的愁苦的脸上忽地涂上了一层欢快的颜色。他呆呆地注视着地上，好象听见有一种冲击的声音从地底下发出。他起初还疑心他脚底下的冰块正在碎裂，但一转念又觉得这并不是碎裂的声音。

这声音平稳而有规则，很象远方传来的引擎声，不过这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儿想象的成分，并不能确切地证实。他站着呆立了好多时候，满想把这声音判别出来，可是结果还是无法确定。

他偶然抬头向四处一望，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黑色东西。他不觉惊奇地奔了过去。跑近一看，却见是一种烟囱一样的大铁管，深深地埋在雪里。他把管顶的积雪拨开，发现那上面有一扇装有大把手的门。

凯恩毫不迟疑地把门揭了起来，向里边一望，却黑沉沉地看不见什么东西。他从身边摸出一根火柴来擦亮了。只见在这筒形的铁壁里面有一架铁的梯子。他把火柴投下去，凭着那微微的火星，照见那梯子深不见底。

他鼓起勇气爬了下去，由于衣服的臃肿，好容易才钻进这个狭小的洞口。他在黑暗中沿梯子摸索下去，走了许久，突然觉得眼前有一点亮光，俯首一望，看见有一种乳白色的微光从洞底下射来。

凯恩的身体虽然已很疲乏，可是好奇心驱使他更快地爬下去，没有停下来息一息力。等到他的脚在地面上一整，才知道已经走完了梯子，到了洞底了。他向四面一望，发现自己是在一处门廊面前。四周的墙壁，以及行走的地面，全是用光滑的冰块来筑成的。离开他约十尺光景的地方，在厚厚的冰壁里开着一扇门。

凯恩悄悄地溜进门去，他的眼睛突然张大了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冰窟。从地面到窟顶足足有三十尺高，光滑而纤长的冰柱从地面一直撑到窟顶。壁间多棱角，象犬牙一般。左右两壁各弯成大圆弧，在离凯恩所站的门口约二百尺处，方汇合在一起。

地面上不用说也全是冰，不过雕着锯齿状的图案，大约是嫌太滑了容易摔跤的缘故。窟内没有灯光的设备，但是在墙壁里，地面上，屋顶上，都能发出一种柔和的蓝光。

靠左手的冰壁有一架黑色的大机器，发出一种轰轰隆隆的声音，把全窟都震动着。方才凯恩所听见的声音，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机器看去结构坚固，能力强大，除了飞轮的疾转外，静静地僵卧着一动不动。

在另一边的冰壁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线圈，从地上一直盘到窟顶。这线圈是用一种绿色的质料来制成的，直径有六尺多阔。

凯恩看见这样巨大的设备，尤其是在冷落的北极，心里不由的吃惊起来。他的疲乏了的身体，几乎因此新奇的刺激而瘫痪了下去。正当这时候，杂在这机器的噪音中，忽然有女人的惊叫声从对面传来，响彻全窟。

“叔叔！门口有人！”

凯恩从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他的嘴张大了。在这奇异的室中他又发现了新的奇迹——一位非常美丽的女郎，她的美丽，使这青年科学家无视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她离开他只有二十来步，她的手叉着喉部，显出非常惊骇的神气。她刚从一个冰柱的背后跨出来，所以方才没有看见凯恩。她那纤小苗条的躯体上，穿了一件合身的白皮短褂，和一条用同一质料制成的华丽的长裙。她的玲珑的脚上，穿了一双爱斯基摩式的短靴。她的暗黄色的光亮卷的卷发，衬着那白色的皮裘，越显得秀美动人。

她的樱红色的嘴唇，由于吃惊而写出一个小小的“O”字，她的蓝色的眼睛张得大大的。

在女郎身后的门里，闪出三个人来。其中一个，高个子，阔背肩，留着短短的燕尾式的胡须。他的脸色显得很惨白，情绪十分紧张，但是吸引凯恩注意的，却是他的眼睛。它们在黑色的额骨下燃烧着，象是绿色的萤火，在这里面充满着仇恨与报复。他突然伸手到灰色的外套中，拿出了一支手枪来。

这把年轻的人类学家吓得呆了。他站着一动也不能动。他的脑海中浮起了一种绝望的念头。三天和冰雪冷风相搏斗，两天得不到

食品，这样下去，即使不死于此，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生存的时间似乎更少了，他看见那个生黑胡须的人，手指搭上枪机。他僵挺挺地站着，等待枪声一响，一粒子弹会穿过他的胸膛。他似乎看见一个小小的白影在对面闪动，接着就听见女郎的惊叫声：

“慢！也许他不……”

可是子弹已经飞了出来，只是没有打中。凯恩听见了震撼全席的枪声，两脚一软，早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三 北极底下的秘密

隔了许久，凯恩才渐渐苏醒过来。可是他依旧闭着眼睛，因为他太疲乏了。最后，当他睁眼看时，只见他已换了一个场所。他所住的是一间小室，四周也是冰壁。他把一手撑在腰后，自己挣扎着坐了起来。

“觉得好些么？”有人在轻轻地问，是女郎的温和亲切的声音。

他瞥眼过去，看见她站在他所睡的吊床的头边。在她的眼睛深处，藏着无限的深情。

凯恩摇了摇头。“疲倦，”他呻吟地说，“并且饿！”他用尽了力气，说出最后的两个字。

“我早就料到的。”她笑着对他说。“如果你能够挣扎着起来走到隔壁的屋子里去，那末鸡蛋、火腿，叫你吃一个饱。”

鸡蛋，火腿！凯恩立即就从床上跨了下来，鼻子里仿佛嗅到了火腿的香味。他跟着女郎跑到隔壁的小餐室中。不一会儿，女郎已经给他端来了温热丰盛的食品，他就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狼吞虎咽起来。他已经饿得来不及设想，在这极北的地方，哪儿来的这种精美的食品。

正当他在吃的时候，方才他所看见的三个人又跑了进来，其中的一个，就是要发枪打死他的人。他们跑进来坐在他的身旁，一声

不响地看着他。凯恩一面吃，一面向他们望着。那个留着燕尾须的高个子，情绪已经安定了。他的表情是冷酷而有敌意的。

其他两个，一个是长瘦子，面色很惨白；另一个是矮胖子，满脸胡髭，秃着头顶。

凯恩的眼睛回转来望着那个面貌最凶险的人，他显然是三人中的领袖。他的颧骨高高的，衬着一双凹陷的绿色的眼睛；他的头发披散在两旁，头顶上几乎是平的，这使凯恩在记忆中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最后凯恩把刀叉放下，把椅子拖在一边。

“好好地把你的职业告诉我们。”那个人说。

凯恩不高兴地望着他一眼。“我是乔治·凯恩。”他简短地说。“我是到威尔士王子地来探险的。在两天前我和我的同伴失散了。现在我能够找到这里来，自己觉得是十分侥幸的事，却想不到险些儿因此送了命。”

那个人耸了耸肩，嘴上露出凄苦的笑容。“我们有仇敌。”他简捷地说。“我们看见你闯到这里来，就误当你是敌人。我们对你的非礼，十分抱歉，请你不必介意。”说着他指着 he 身边的两个人：“他叫维勒斯，他叫卡希尔，是我的助手。”他介绍说，头也没有回过去。“我是亨利·卡梅隆，这是我的侄女沙龙。”

“亨利·卡梅隆！”凯恩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后来他记起来。亨利·卡梅隆在三年前，曾经因为磁铁的研究而得到诺贝尔奖金。他积了多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导磁性（Permeability）特强的铁，叫做卡氏铁。这种铁一到了市场，不上几个月，就压倒了钢铁工厂中用以搬运巨大铁器的普通电磁铁。他所制成的卡氏铁，其导磁性比导磁合金（Permeuoy）要强几百倍。卡梅隆在其后的两年中，已经发了一笔大财。

卡梅隆的机警的眼睛，觉察了凯恩的意思，就轻声地说：

“那末，你预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叔父！”沙龙插口说。“凯恩先生刚刚清醒，才吃过一餐菜，

你就要逼他走，这怎么说得出来？”

卡梅隆不去理会她。歇了一会儿，就耸了耸肩说：

“好罢，我想两天之后，你总可以复元了。到那时候，天气必转晴朗，你可以多带些干粮出去。”但是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威胁的神情，凯恩看得很清楚。他向女郎点了一点头说：“我想我的侄女一定会领你到四处去走走的。”

他跨着大步跑出门去，高高的卡希尔和矮胖的维勒斯跟随在他的后面。

沙龙想解释一下。“我的叔叔是很……对于生客是很没有礼貌的。”她嗫嚅地说。“等到他和你相熟一些以后，他一定就欢迎你在这里住下去了。”

凯恩站起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吃了些温暖的食物以后，他的体力似乎已恢复一些了。他直挺挺地站着，显得十分英勇的样子。他愤愤地说：

“要是他没有礼貌到开枪打人，他简直是个疯子了！”

女郎的红润的嘴上露出浅笑，转过身来说：

“你喜欢看看这地下的景色吧！来，跟我去！”

凯恩跟在女郎的背后，穿过一间小室，跑到了那巨大的洞窟中去。

“告诉我，”他追上沙龙，热切地说。“这些是什么？谁造的？造来做什么？”

“这是一些爱斯基摩人造的。”女郎笑着说。“而这些爱斯基摩人，却是我叔父雇来的。造的时候我不在这里。我也才来个把月，所以详细情形不怎么清楚。至于造来做什么——据说是叔父要大规模地开一个石油井。他似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极富的油层，因此他就在这里建筑起采炼石油的工厂来，那边的就是抽油机。”她指着那巨大的机器说。“这机器真不知有多少力量，它能够把地底下八英里地方的石油抽上来。”

“八英里？”凯恩吃惊地说。

“八英里！”沙龙说。“这机器听说是特地设计的。”

“这好象是一个大线圈，不知有什么用处？”凯恩问。

“这东西连我也不懂得。”沙龙笑着回答。一边说，一边走向那庞大的绿色线圈。那东西很有点儿象盘梯，一直通入地下。“我的叔父告诉我，这东西是用来蒸馏石油的。”

“我看有点儿不象吧？”

这时候，从他们的背后传来了脚步声。维勒斯已站在凯恩的身旁，在他厚而多肉的唇上，露出一种阴险的笑容。他的矮胖的身体摇摆不定，似乎十分得意的样子。

“沙龙小姐的话一点儿不错。”他说。“这是卡梅隆先生精炼石油所设计的特别装置。”

凯恩警觉到维勒斯所说的全是谎话。显然这里包藏着某种秘密，是卡梅隆所不喜欢人家知道的。凯恩抑制了他的感情问：

“卡梅隆先生什么时候喜欢研究起石油来呢？我记得他是研究钢铁的呀！”

“你知道……”维勒斯说了半句话，却并没有说下去。“恐怕沙龙小姐还没有告诉你一句要紧的话，现在就让我来说了吧。你在这里什么地方都可以走动，只是你不能跑过这个蒸馏装置去。在那边的机械是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也许会发生危险。”他说了这话，就转身走了。

凯恩看着他走远去，皱了皱眉，向着姑娘说：

“我很想洗一洗脸，还要刮刮胡子，不知道这里方便吗？”

沙龙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简直忘记了，在你所住的那一间小室里，什么东西都有。”她下意识在神情紧张，脸上泛起了红潮，把披散在前额上的卷发掠了掠齐。

凯恩啜嚅地说：“谢谢你！”说着就离开了她。

他回到小室里，在一只小火炉上烧了点儿水，洗脸，刮胡子，着实忙碌了一会儿。他的心里，满肚子的狐疑，不知道这个奇特的世界里藏着些什么秘密。他觉得卡梅隆对于石油是一定不会感到兴

趣的。然而那架机器在从地下抽取什么东西，却又是事实。这个矛盾，他怎么也解释不出。

他猛然记起，在不久前听到的关于卡梅隆的谣传。据说他所发明的卡氏铁，应用的成绩并不好。用过了一年以后，它的强大的导磁性就大部分消失。为了维持信用起见，卡梅隆不得不免费给买主们再加处理。然而这笔费用却很可观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谣传，是不能全信的。

最后他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卡梅隆的话也许是对的：他在这里钻掘一个油井，犹恐有人嫉妒他的发现，所以不愿意任何陌生的人跑进这个洞窟里来。

凯恩把刮脸的用具都收拾停当，然后预备到各处去作一次秘密的侦察。他想到，若能在这里仔细地巡视一下，也许可以解决他心里的矛盾。他发现这小室的后门，通入另一处地方，这是他没有到过的。

他无目的地跑了过去，转上几个弯，自己也不知道已到了什么地方。他看见有一扇门半掩着，就轻轻地推开潜了进去。他的心被四周神秘的景象所吸引，几乎没有留心到沙龙小姐也在室内。她蜷缩在一张椅子里，两臂圈在椅背，脸孔埋在肘间的空缺里。她的肩头颤动，轻声地伤心地呜咽着，似乎有许多难言之隐，无法解脱的样子。

凯恩一发觉了沙龙，就冲动地大步跑了过去。他被女郎的悲伤所感动了。他和沙龙的认识，还不过一两小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凄楚的哭声，为什么会这样的叫他难受。

“喂！沙龙！”他亲切地说。“怎么啦？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呢？”

沙龙抬起了头，旋转了身。她的脸色惨白，划着一条条的泪痕，下唇还不住地发抖。

“喔！”她气喘喘地说。“我……我……”

凯恩更接近她一些。他的面貌看去很年轻，很勇武，态度却非常亲热，其中似乎藏着无限的深情，却绝对不是普通的所谓怜悯。

“这不关我的事情吧？”他说。“请你告诉我，只要我的能力所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帮助你的。”

沙龙的两眼望着远处，站了起来。她跑向壁角里的一只小小的袋子边。她望望这只装得满满的袋子，然后转身来绝望地说：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我真地这么做，我想……”她失望地摇了摇头，又转变了话题。“我确实知道，我叔父的目的，并不在开采石油。我想，他的企图远比这个巨大。”

凯恩苦笑着。“不想你也觉得这地方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我原来还以为是我的神经过敏呢。”然后他更严肃地问：“告诉我——你知道你叔父在这里干些什么？你怕他？是不是有确实的理由，还是仅仅是直觉？”

沙龙又望着那个小袋子。“虽然是直觉的，可是我愿意冒着险，逃开这里。”她坚决地说。“这些天来，我已处心积虑地做着准备的工作。我已从叔父的贮藏室里，偷偷地拿了许多做成药片形状的浓缩的干粮，藏在地道外的雪堆下，足以支持一个月的食用。”

凯恩轻轻地点着头。“卡梅隆是怕他的秘密会泄漏出去，所以竭力把真相隐蔽起来，不给你知道。”

“你的话说得很对。”沙龙回答。“我先前也不懂他为什么要我到这儿来。后来我明白了，他大概不愿意把他所告诉我的话宣布出去。他要把我关在这里，使我一生永远不见天日。他以前曾经对我说过。他要到维多利亚岛去，最近他就试探我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人家。幸亏我确实没有说出去，所以还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

凯恩凝视着她，沉默了好久。“那么，这里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最后他问。

“你还不知道吗？”女郎惊奇地说。“我们是在波西亚半岛，或则说得严密一点儿，是在波西亚半岛的地底下。”

“波西亚半岛！”凯恩喘着气说。“这样说来，我们是在磁北极底下了！”

四 一百个死人

“我知道。”沙龙说。“不过我始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凯恩并不出声。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想，要找到回答也并不难，只要跑到那不让咱们窥视的冰窟下，去仔细地探视一下就行了。既然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让我马上去走一遭吧！”

“喔，你不能去！”沙龙着急地说，同时拖住了他的手臂。一双热情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了凯恩的面孔。“如果他捉住了你，他一定要把你杀死的。在那里似乎有着什么东西，他用了整个生命来保卫着。”

“那还不是一样吗？”凯恩坚决地说。“我以为，咱们久住在这里，它的危险程度和跑进禁室去是一样的。不过我要你答应一句话，你现在且不要就走，等我探听明白，知道卡梅隆如果真地有着重大的阴谋，咱们就一起离开这里。”

沙龙的答语未了，凯恩早已大步地跑向冰窟的后室去了。他走着最狭隘偏僻的通路，以避免卡梅隆及其助手的耳目。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墙壁上都发出柔和的光，好象是把某种磷光物质，封住在冰里而成的。

他通过了一个大转弯，来到一个比从前所见小一倍的冰窟中。圆圆的冰壁射出冷气，使人毛骨悚然。在这空旷的室中，靠一壁是个大木架。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样光亮的仪器。靠另一壁，是一排呜呜发声的机器。其余两壁都开着复门。

凯恩把目光一扫，确定了室中没有人在，然后才大胆地溜了进去。他急忙走到放仪器的架子边，大略一望，觉得其中大部分的仪器，都很陌生，他所认识的，只有几只压力计（Pressure gauge）和流体速度测验计（Tachometer）。

在架子旁边的壁上，嵌着一个毛玻璃的镜框，框子的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电钮。凯恩迟疑着，终于敌不过好奇心的驱使，他的手指

不由自主地按到这电钮上去。

镜框亮起来了。凯恩看见是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绘有五彩的冰层、地层、石油矿脉，以及其他的地质情形。他靠近身子去，屏住气息，仔细地端详着图中的内容。最后他才喘了一口气。

图中各处有小注——读了这些小注，使这年轻的科学家心里忽然紧张起来，他听见了自己脉搏跳动的声音。这图因为绘得非常清晰，所以他一看就懂。在这里七英里以下，有一个地层，旁边注着“磁铁矿床”。他再往下面望去，见是一个石油矿床。在这矿床中的石油的水平面，用一条可以移动的粗黑线表示。还有许多细黑线，则表示以前的水平。凯恩由此读出，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矿床中的石油，已从原来的一英里深而减少到最近的一百英尺了。

他的心象跑马一般。他看见磁铁矿床和油层间的地层是多么薄，而油层下面不远处就是一个无底大裂罅，凯恩立即回来愕然地说：

“原来他是在玩磁的把戏，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到呢？”

卡梅隆的全部计划都记录在这个地质图里。假使把磁铁矿下面的石油全部抽出，只要稍经震动就可以使这两英里厚的磁铁矿都碎裂而堕落到地壳的空隙中，埋在离地面约二十五英里的深处。要是他这地质勘查是不错的话，那么磁针何以指南北这个老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样巨大的磁铁，照理推想起来，其磁力是应当可以远及赤道的。并且由于同一理由，在磁南极，也似乎有着同样的磁铁矿床吧？

凯恩敏捷地转身来拔脚就跑。现在时机紧迫，再不容犹豫了。趁卡梅隆的毒计还没有实现，他必须设法来阻止这不幸事件的发生。

他正走到禁室中央时，突然收住了脚步。他望见冰底下有一幅残酷的景象使他心胆俱裂。

在他脚底的冰块下面。他见到有无数面目完好的尸体！在微弱的萤光下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痛楚，悲楚，凝固在他们的脸